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一〇四回 良夫人毒打親家母 承舅爺巧賺朱博如

「你道那親家老爺是誰？原來是內務府掌印郎中良果，號叫伯因，是內務府裡頭一個紅人。當著這邊多老爺散帖子那天，元二爺不是推說上衙門，大早就出去了麼？原來他並不曾上衙門，是到丈人家去，把這件事情告訴了丈人丈母。所以這天良伯因雖然接了帖子，卻並不送禮，也不道喜，只當沒有這件事，打算將來說起來，只說沒有接著帖子就是了。他那心中，無非是厭惡多老爺把丫頭擡舉的太過分了，卻萬萬料不到有今天的事。今天忽然見女婿又來了，訴說老人家如此如此，良伯因夫妻兩個正在歎息，說多老爺年紀大了，做事顛倒了。忽然又見多宅家人來說：『二奶奶上了吊了！』這一嚇非同小可，連忙套了車，帶了男女僕人，喝了馬夫，重重的加上兩鞭，和元二爺一同趕了來。一心以為女兒已經死了，所以到門便奔向二奶奶那邊院子裡去。看見眾人正在那裡救治，說可望救得回來的，鼻子裡已經有點氣了，夫妻兩個權且坐下。等二奶奶一聲哼了出來，知道沒事的了。良夫人又把今天新太太如何動氣，二奶奶如何下跪賠罪的話，問了出來。良伯因站起來，便往多老爺那邊院子裡去。多老爺正在那裡罵人呢，說甚麼：『婦人女子，動不動就拿死來嚇唬人！你們不要救他，由他死了，看可要我公公抵命！』說聲未了，良老爺飛跑過來，一把辮子拖了就走道：『不必說抵命不抵命，咱們都是內務府的人，官司也不必打到別處去，咱們同去見堂官，評評這個理看！』」

「多老爺陡然吃了一驚道：『親……親……親家！有話好……好的說！』良老爺道：『說甚麼！咱們回堂去，左右不叫你公公抵命的。』多老爺道：『回甚麼堂？你撒了手好說話啊！』良老爺道：『世界已經反了，還說甚麼話！我也不怕你跑了，有話你說！』說著，把手一撒，順勢向前一推，多老爺跌了兩步，幾乎立腳不住。良老爺揀了一把椅子坐下道：『有話你說！』此時家人僕婦，紛紛的站了一院子看新聞。三三兩兩傳說，幸得二奶奶救過來了，不然，還不知怎樣呢！這句話被多老爺聽見了，便對良老爺說道：『你的女兒死了沒有啊？就值得這麼的大驚小怪！』良老爺道：『你是要人死了才心安呢！我也不說甚麼，只要你和我回堂去，問問這縱奴凌主，是那一國的國法？那一家的家法？』正說話時，只見家人來報，說親家太太來了。多老爺吃了一驚，暗想一個男的已經鬧不了，又來一個女的，如何是好！想猶未了，只見良夫人帶了自己所用的老媽子，『咯嘣咯嘣』的跑了過來，見了多老爺，也不打招呼，直奔到房裡去。

「房裡的新太太正在那裡打主意呢。他起頭聽見說二奶奶上吊，心裡還不知害怕，以為這是他自己要死的，又不是我逼死他，就死了有甚麼相干。正這麼想著，家人又說親家老爺、親家太太都來了。新太太聽了這話，倒吃了一驚，暗想這是個主子，他回來拿起主子的腔來，我就怎樣呢。回頭一想，他到了這裡須是個客，我迎出去，自己先做了主人，和他行賓主禮，叫他親家母，他自然也得叫我親家母，總不能拿我怎樣。心中正自打定了主意，卻遇了良老爺過來，要拉多老爺到內務府裡去，聲勢洶洶，不覺又替多老爺擔憂，呆呆的側耳細聽，倒把自己的心事攔過一邊。不提防良夫人突如其來，一直走到身邊，伸出手來，左右開弓的，劈劈拍拍，早打了七八個嘴巴。新太太不及提防，早被打得耳鳴眼花。良夫人喝叫帶來的老媽子道：『王媽！抓了他過去，我問他！』王媽便去攙新太太的膀子。良夫人把桌子一拍道：『抓啊！你還和他客氣！』原來這王媽是良宅的老僕婦，這位新太太當小丫頭時，也曾被王媽教訓過的，此刻聽得夫人一喝，便也不客氣，順手把新太太的簪子一拔，一把頭髮抓在手裡。新太太連忙掙扎，拿手來擋，早被王媽劈臉一個巴掌，罵道：『不知死活的蹄子！你當我抓你，這是太太抓你呢！』王媽的手重，這一下，只把新太太打得眼中火光迸裂，耳中『轟』的一聲，猶如在耳邊放了一門大炮一般。良夫人喝叫抓了過去。王媽提了頭髮，橫拖豎曳的先走，良夫人跟在後頭便去。多老爺看見了道：『這是甚麼樣子！這是甚麼樣子！』嘴裡只管說，卻又無可如何，由得良夫人押了過去。

「到得二奶奶院裡，良夫人喝叫把他衣服剝了，王媽便去動手。新太太還要掙扎，哪裡禁得二奶奶所用的老媽子，為了今天的事，一個個都把他恨入骨髓，一哄上前，這個捉手，那個捉腳，一霎時把他的一件金銀嵌的大襖剝下，一件細狐小襖也剝了下來。良夫人又喝叫把棉褲也剝了。才叫把他綁了，喝叫帶來的家人包旺：『替我用勁兒打！今天要打死他才歇！』這包旺又是良宅的老家人，他本在老太爺手下當書僮出身，一直沒有換過主子，為人極其忠心。今天聽見姑爺來說，那丫頭怎生巴結上多老爺，怎生做了太太，怎生欺負姑娘，他便嚷著磨腰刀：『我要殺那浪蹄子去！』後來良老爺帶他到這邊來，他一到，便想打到上房裡，尋丫頭廝打，無奈規矩所在，只得隱忍不言。今聽得太太吩咐打，正中下懷，連忙答應一聲『喏』，便跑到門外，問馬夫要了馬鞭子來，對準丫頭身上，用盡平生之力，一下一下抽將下去；抽得那丫頭殺豬般亂喊，滿地打滾。包旺不住手的一口氣抽了六七十，把皮也抽破了，那血跡透到小衣外面來。新太太這才不敢撒潑了，膝行到良夫人跟前跪著道：『太太饒了奴才的狗命罷！奴才再也不敢了！情願仍舊到這邊來，伏侍二奶奶！』良夫人劈臉又是一個嘴巴道：『誰是你二奶奶！你是誰家的奴才！你到了這沒起倒的人家來，就學了這沒起倒的稱呼！我一向倒是模模糊糊的過了，你們越鬧越不成話了！奴才跨到主子頭上去了！誰是你的二奶奶？你說！』說著，又是兩個嘴巴。新太太忙道：『是奴才糊塗！奴才情願仍舊伺候姑奶奶了！』良夫人叫包旺道：『把他拉到姑娘屋裡再抽，給姑娘下氣去。』新太太聽說，也不等人拉，連忙站起來跑到二奶奶屋裡。二奶奶正靠著炕枕上哭呢。新太太『咕咚』一下跪下來，可憐他雙手是反綁了的，不能爬下叩頭，只得彎下腰，把頭向地下『咯嘣咯嘣』的亂碰，說道：『姑奶奶啊！開恩罷！今天奴才的狗命，就在姑奶奶的身上了！再抽幾下，奴才就活不成了！』說猶未了，包旺已經沒頭沒腦的抽了下來，嘴裡說道：『不是天地祖宗保佑，我姑奶奶的性命，就送你這賤人手里！今兒就是太太、姑奶奶饒你，我也不饒你！活活的抽死你，我和你到閻王爺那裡打官司去！』一面說，一面著力的亂抽，把新太太臉上也七縱八橫的，抽了好幾條血路。包旺正抽得著力時，忽然外面來了兩三個老媽子，把包旺的手拉住道：『包二爺，且住手，這邊的舅太太來了。』包旺只得住了手出來，對良夫人道：『太太今天如果饒了這賤人，天下從此沒有王法了！就是太太、姑奶奶饒了他，奴才也要一頭撞死了，到閻王爺那裡告他，要他的命的！』良夫人道：『你下去歇歇罷，我總要懲治他的。』

「原來元二爺陪了丈人、丈母到家，救得二奶奶活了，不免溫存了幾句。二奶奶此時雖然未能說話，也知道點點頭了。元二爺便到多老爺院子裡去，悄悄打聽，只聽得良老爺口口聲聲要多老爺去見堂官，這邊良夫人又口口聲聲要打死那丫頭。想來這件事情，是自己父親理短，牽涉著自己老婆，又不好上去勸。哥哥呢，又是個傻子。今天這件事，沒有人解勸，一定不能下場的。躊躇了一會，便撇下了二奶奶，出門坐上車子，趕忙到舅老爺家去，如此這般說了一遍，要求娘舅、舅母同去解圍。舅老爺先是惱著妹夫糊塗不肯去，禁不得元二爺再三央求，又叩頭請安的說道：『務望娘舅不看僧面看佛面，只算看我母親的面罷。』舅老爺才答應了，叫套車。元二爺恐怕耽擱時候，把自己的車讓娘舅、舅母坐了，自己騎了匹牲口，跟著來家。虧得這一來，由舅老爺、舅太太兩面解勸，方才把良老爺夫妻勸好了，坐了車子回去。元二爺從此也就另外賃了宅子，把二奶奶搬開了。向來的生意，多半是元二爺拉攏來的。自從鬧過這件事之後，元二爺就不去拉攏了，生意就少了許多。」

我笑道：「原來北院裡住的是個老糊塗。但不知那丫頭後來怎樣發落？」洞仙道：「此刻不還是當他的太太。」我道：「他兒子、媳婦雖說是搬開了，然而總不能永不上門，以後怎樣見面呢？」洞仙道：「這個就沒有去考求了。」說著，北院裡有人來請他，洞仙自去了。

我在京又耽擱了幾天，接了上海的信，說繼之就要往長江一帶去了，叫我早回上海。我看看京裡沒事，就料理動身，到天津住了兩天，附輪船回上海。在輪船上卻遇見了符彌軒。我看他穿的還是通身綢緞，不過帽結是個藍的。暗想京裡人家都說他丁了承重憂出京的，他這個裝扮，那裡是個丁憂的樣子。又不便問他，不過在船上沒有伴，和他七拉八扯的談天罷了。船到了上海，他殷殷問了我的住處，方才分手。我自回到號裡，知道繼之前天已經動身了，先到杭州，由杭州到蘇州，由蘇州到鎮江，這麼走的。

歇息了一天，到明天忽然外面送了一封信來，拆開一看，卻是符彌軒請我即晚吃花酒的。到了晚上，我姑且去一趟。座中幾個

人都是浮頭滑腦的，沒有甚麼事可記。所最奇的，是內中有一個是苟才的兒子龍光。我屈指一算，苟才死了好像還不到百日，龍光身上穿的是棗紅摹本銀鼠袍，泥金寧綢銀鼠馬褂，心中暗暗稱奇。席散回去，和管德泉說起看見龍光並不穿孝，屈指計來，還不滿百日，怎麼荒唐到如此的話。德泉道：「你的日子也過糊塗了。苟才是正月廿五死的，二月三十的五七開弔，繼之還去弔的；初七繼之動身，今天才三月初十，離末七還有三四天呢，你怎便說到百日了？」我聽了倒也一呆。德泉又道：「繼之還留下一封長信，叫我給你，說是苟才致死的詳細來歷，都在上頭，叫我交給你，等你好做筆記材料。是我忘了，不曾給你。」我聽了，便連忙要了來，拿到自己房裡，挑燈細讀。

原來龍光的老婆，是南京駐防旗人，老子是個安徽候補府經歷。因為當日苟才把寡媳送與上司，以謀差缺，人人共知，聲名洋溢，相當的人家，都不肯和他對親，才定了這頭親事。誰知這位姑娘有一個隱疾，是害狐臭的，所以龍光與他不甚相得，雖不曾反目，卻是恩義極淡的。倒是一個妻舅，名叫承輝的，龍光與他十分相得，把他留在公館裡，另外替他打掃一間書房。郎舅兩個終日在一處廝鬧，常常不回臥室歇息，就在書房抵足。龍光因為不喜歡這個老婆，便想納妾。卻也奇怪，他的老婆聽說他要納妾，非但並不阻擋，並且竭力慫恿。也不知他是生性不妒呢，還是自慚形穢，或是別有會心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龍光自是歡喜。然而自己手上沒錢，只得和老子商量。苟才卻不答應，說道：『年紀輕輕的，不知道學好，只在這些上頭留心。你此刻有了甚麼本事？養活得起多少人？不能瞞你們的，我也是五十歲開外才納妾的。』一席話，教訓得龍光閉口無言。退回書房，喃喃吶吶的，不知說些甚麼東西。承輝看見，便問何事。龍光一一說知。承輝道：「這個叫做只許州官放火，不許百姓點燈，向來如此的。你看太親翁那麼一把年紀，有了五個姨娘還不夠，前一回還討個六姨；姊夫要討一個，就是那許多說話。這個大約老頭子的通脾氣，也不是太親翁一個人如此。」龍光道：「他說他五十歲開外才討小的，我記得小時候，他在南京討了個釣魚巷的貨，住在外頭，後來給先母知道了，找得去打了個不亦樂乎，後來不知怎樣打發的，這些事他就不提一提呢。」承輝道：「總而言之，是自己當家，萬事都可以做得了主；若是自己不能當家，莫說五十歲開外，只怕六十、七十開外，都沒用呢。」說得龍光默然。

兩個年輕小子，天天在一起，沒有一個老成人在旁邊，他兩個便無話不談，真所謂言不及義，那裡有好事情申出來。承輝這小子，雖是讀書不成，文不能文，武不能武，若要他設些不三不四的詭計，他卻又十分能幹，就和龍光兩個，幹了些沒天理的事情出來。龍光時時躲在六姨屋裡，承輝卻和五姨最知己，四個人商量天長地久之計。承輝便想出一個無毒不丈夫的法子來。恰好遇了苟才把全眷搬到上海來就醫，龍光依舊把承輝帶了來，卻不叫苟才知道。到了上海，租的洋房地方有限，不比在安慶公館裡面，七八個院子，隨處都可以藏得下一個人，龍光只得將自己臥室隔作兩間，把後半間給舅爺居住。雖然暫時安身，卻還總嫌不便，何況地方促迫，到處都是警欵相聞的，因此逼得承輝毒謀愈急。起先端甫去看病時，承輝便天天裝了病，到端甫那裡門診，病情說得和苟才一模一樣，卻不問吃甚麼可以痊癒，只問忌吃甚麼。在他與龍光商量的本意，是要和醫生串通，要下兩樣反對的藥，好叫病人速死。因看見端甫道貌岸然，不敢造次，所以只打聽忌吃甚麼，預備打聽明白，好拿忌吃的東西給苟才吃，好送他的老命。誰知問了多天，都問不著。偏偏那天又在公館裡被端甫遇見，做賊心虛，從此就不敢再到端甫處搗鬼了。過了兩天，家人去請端甫，端甫忽然辭了不來。承輝、龍光兩個心中暗喜，以為醫生都辭了，這病是不起的了。誰知苟才按著端甫的舊方調理起來，日見痊癒。承輝心急了，又悄悄的和五姨商量，凡飲食起居裡頭，都出點花樣，年老人禁得幾許食積，禁得幾次勞頓，所以不久那舊病又發了。

原來苟才煞是作怪，他自到上海以來，所寵幸的就是五姨一個，日夜都在五姨屋裡，所以承輝愈加難過。在五姨也是一心只向承輝的，看見苟才的鬚鬚鬍子，十分討厭，所以聽得承輝交代，便依計而行，苟才果然又病了。承輝又打聽得有一個醫生叫朱博如，他的招牌是「專醫男婦老幼大小方脈」，又是專精傷寒，咽喉、痘疹諸科，包醫楊梅結毒，兼精辰州神符治病、失物圓光，是江湖上一個人物，在馬路上租了一間門面，兼賣點草頭藥的。便慫勇龍光請朱博如來看。龍光告知苟才。苟才因為請端甫不動，也不知上海那個醫生好，只得就請了他。那承輝卻又照樣到朱博如那裡門診，也是說的病情和苟才一模一樣，問他忌吃甚麼。朱博如是個江湖子弟，一連三天，早已看出神情，卻還不說出來。這天繼之去看苟才的病，故意對龍光說忌吃鮑魚，龍光便連忙告訴了承輝，承輝告訴五姨。五姨交代廚子：「有人說老爺這個病，要多吃鮑魚才好。」從此便煎的是鮑魚，燉的是鮑魚，湯也是鮑魚，膾也是鮑魚，把苟才吃膩了。繼之的請客，也是要試探他有吃鮑魚沒有。可惜試了出來，當席未曾說破他，就誤了苟才一命。

原來繼之請客那天，正是承輝、龍光、朱博如定計的那天。承輝一連到博如處去了幾天，朱博如看出神情，便用言語試探，彼此漸說漸近，不多幾天，便說合了籠。這一天便約定在四馬路青蓮閣煙間裡，會齊商量辦法。龍光、承輝到時，朱博如早已到了，還有三四個不三不四的人，同在一起。博如見了他兩個，便撇了那幾個人，迎前招呼，另外開了一隻燈。博如先道：「你兩位的意思，是要怎樣辦法？」承輝道：「我們明人不必細說，只要問你先生辦得到辦不到，要多少酬謝便了。」博如道：「這件事要辦，是人人辦得到的，不過就是看辦得乾淨不乾淨罷了。若要辦得不乾淨的，也無須來與我商量，就是潘金蓮對付武大郎一般就得了。我所包的就是一個乾淨，隨便他叫神仙來驗，也驗不出一個痕跡。不過不是一兩天的事情，總要個把月才妥當。」龍光道：「你要多少酬謝呢？」博如道：「這件事不小，弄起來是人命關天的，老實說，少了我不幹，起碼要送二萬銀子！」龍光不覺把舌頭吐了出來。承輝默然無語，忽然站起來，拉龍光到欄桿邊上，唧唧噥噥的好一會，又用手指在欄杆上再三畫給龍光看。龍光大喜道：「如此，一聽尊命便了。」承輝便過來和朱博如再三磋商，說定了一萬兩銀子。承輝道：「這件事，要請你先說出法子來呢，你不信我；要我先付銀呢，我不信你。怎生商量一個善法呢？」博如聽了，也呆著臉，一籌莫展。承輝道：「這樣罷，我們立個筆據罷。不過這個筆據，若是真寫出這件事來，我們龍二爺是萬萬不肯的；若是不明寫出來，只有寫借據之一法。若是就這麼糊裡糊塗寫了一萬銀子借據，知道你的法子靈不靈呢。借據落了你的手，你就不管靈不靈，也可以拿了這憑據來要錢的。這張票子，到底應該怎樣寫法呢？若是想不出個寫法來，這個交易只好作為罷休。」

正是：舌底有花翻妙諦，胸中定策賺醫生。未知到底想出甚麼法子來，且待下回再記。